

譚故
書餘

金陵文抄
乾

金陵芳野先生著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02

1



文庫 11
A1702
1

金陵勞野先生著

譚故

書餘

金陵文抄

東京書肆 九春堂梓

譚故
書餘

金陵文抄序

樓志樓

仁義忠孝之存乎人心其
猶火之於燧乎今夫平居
無事其心澹然無倚也其
氣泊然無動也一旦見忠
臣孝子超世拔俗之舉與

金陵文抄序

夫慷慨憂憤履危冒險捐
棄軀命濟難於一時者罔
不攘臂扼腕欲起而輔之
譬之鑽燧而得火非人固
蓄是心何以如此哉若夫
奔走於市井之間汨沒乎

名利之塗者吾恐是心燔
焉而熄矣孟子所謂牾亡
之者非耶是以古之君子
苟見有拔乎流俗之中足
驚視聽者不以布衣韋帶
之微負販乞丐之賤咨嗟

稱揚之不遑從筆之書傳
之於天下後世欲以翼輔
世教涵養民德其設心豈
非忠厚之至乎吾友金陵
芳野叔果有譚故書餘之
撰蓋亦以是也嗚呼自

聖天子御極慨我邦威武
之少遜於往昔首詔羣臣
講富強之術欲以張雄乎
四海雜取西人之方可以與
利裨民者麾天下而趨之
於是乎火輪之舶電信

機徧於通國而才俊之士
往往致力於陶朱猗頓之
業稍饒於財輒崇飾鬻庫
脩夷道塗以利濟斯民者
相踵而求夫砥行抗節以
身徇世道民彝者蓋未易

多得也吾聞古之張武震
爭強於一世者非獨賴貨
賄之富兵甲之利要在人
人重義尚勇以壯敵愾之
威焉則是書也毗國家治
化之隆豈不至大矣乎叔

言古書餘序
果齒益邵學益博歸然為
當世宿儒而文章之美亦
足以感發人心余豈得不
亟游揚之以勸後進子弟
之勵風節慎行義者哉但
至夫忽猶之餘遲志乎一

擊自以殺身成仁藉口者
君子之所不與而余之與
叔果復何取於斯

明治九年十一月

癸亥谷岡松辰撰



正字與真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ghostly characters in the background.

序



古人有云挽面石弓少如後
一丁字設法清以充棟書多
親觀橋梓也為人可學強
存以尸走肉學之能涉去能
在鴻軒學之未然也尸而也
而為舉考少何素子為人深之

君子以溫玉猶友一了
或海豹亦友為善
人之速一如此
若諱故多殊自溫
諸四先生
案句
度皇
...

之法
聖矣
海之
生不
而之
資以
而得
...

身之於世以薰心人治存之爾

明治九年秋九月 輝日心



清江先生去



譚故書餘金陵文抄目錄

乾卷

紀松木某復讐事

土谷又藏傳

由善傳

紀仙石氏事

村松藤吉郎復讎始末

磯丸傳

於騰波傳

紀新見屋新右衛門事

梶原平藏兵衛小傳

春夫八藏傳

小島蕉園傳

阿經傳

紀阿市事

月仙小傳

坤卷

鈴木維清傳

孝子宰助傳

垢道庵傳

竹内棟傳

松田和孝傳

久坂通武傳

紀義猴事

孝子二郎傳

女俠鎌倉傳

河本正安傳

中村太郎傳

櫻任藏傳

紀孝子須田傳吉事



譚故書餘金陵文抄乾之卷

芳野金陵著

釋日正輯

紀松木某復讐事

野田笛浦
曰此文筆
花煥燦自
有古色事
奇而筆亦
奇

松木内匠仕朝倉義景與同僚相軋遂見害有孤母
懷而逃竄仇多方物色懸金購之不獲及稍長其母
嘗時旁無人揮淚具語其斬害狀孤憤慨切齒曰兒
必報讐矣乃剡木為仗日夕刺擊殆忘寢食居數年
一日改容拜跪曰伎粗熟將從事母喜曰善往欽哉

譚文書餘

時仇築室采邑而老環以深濠吊橋通之橋背植釘
晨架夕吊戒備不怠孤鶉衣索帶擊柝乞食厨下注
目諦視井上有窻梁身懸縋心竊自慶謂有釁焉可
以乘矣乃夜半游濠踰牆翻身乘屋縋而下縋斷而
墜家人駭呼曰井有人為必偷兒矣槍棍圍井罵詈
聒如孤乞哀皆曰偷兒必報怨不若殺也石可墜槍
可鏃主人曰何太早計則是棄一井也姑出之乃縛
乃刺唯其所欲為乃下繩出縛之眾環而罵孤意色
慘然俯伏厥角謝曰有母病糟糠不下咽方午牌來

瀨川小異
曰一時乞
憐之意有
情有理雖
然乞豎口
角決不能
為此等之
語是乃所
以招主人
諦視

乞食視肥甘積度心動放膽至此屠醢固其宜噬臍
何及唯悲視疾無人繼將餓死與吾刃之何擇幸察
苦情置之寬典令得終養乃是二人者死而再生也
無量慈悲吾將畢生為阿主祈福于神佛因指天而
矢袖面而泣眾為惻然主人諦視久之勃然叱曰乞
豎骨相音吐宛然內匠必其孤矣欲為復讐耳而捏
造巧騙吾豈喫欺吾欲視爾頭顱久矣今自來獻首
奚吾竒幸願命眾斬諸墻間時雨霽天黑捉炬而去
護者凡十餘人往小半里步道一線黃緣深溪遙聞

手天已奪其魄

水聲孤熟慮謂死一而已膏仇之又何若肥魚腹心
唱父法謚佯躓倒輾而墮岍峭石箠絕而復蘇仰見
燭火螢散群議鴉噪復自慶曰已出虎口又入蛇頷
萬無活理而得無恙豈非先考在天冥贊而暗祐之
哉乃背而磨繩巖稜縛斷縣解自奮謂毀傷幸免要
害乘機復讐是為時矣於是神王氣奮手藤蘿足岩
牙摸索而登趨徃尾從渾眾入門竊竄床下眾具狀
報之且曰乞豎粉壑膏虫蛇之吻必矣明日縋而下
將檢其屍仇曰快矣而今而後吾得高枕卧置酒勞

又曰何等勇何等智

之巨觥數回踰跟入寢眾相枕藉而睡鼾聲成雷孤
徐出四顧闔家寂然群鷄報晨乃撰刀奪之驚步而
進排戶入室仇昏睡如尸枕畔置刀挑撥殘燈拔而
照之電光煥燦鋒鏑吹霜喜謂是惡知往年無非又
我考者哉踢蹴起之大聲鳴恨斷其頭侍妾偷眼衾
隙不寒而栗乃提血刃去時室內闐然各手兵來逐
孤大喝勇鬪擊數人走之遂得脫後不知所終嗟乎
世之復讐者誰不踏危嘗辛而如松木氏之孤危之
又危艱之又艱所未嘗聞使人膽寒體顫雖天之宇

名宿陰
口智勇字
點得妙尋
常見其勇
不見其智
所謂待識
者揄揚

精誠乎何其智勇雄長也。用焉以旋功謀偉畧必有
烜灼人目者矣。而埋沒不顯者何也。神螭顯首而不
顯尾信哉。

宥陰評可以發人孝志可以厲人勇氣亦可以助
人神智焉得凜々有生氣

又曰若斯人者一念在報讐志遂乃止無復留名
之意此乃邦人之本色所以不可無此傳神螭

一贊尤中肯綮

記新見屋新右衛門事

文政四年丁卯秋八月十五日深川應神祠修祀事
山車爭巧歌舞競新觀者傾都鄙而至永代橋柱折
幹裂溺者無算新右衛門者免馬事甚奇予聞之渡
邊文則々々與新右交者也新右家號新見字都宮
米賈也億料奇中大致殷富已老親姻規之曰今所
乏者非財彼智過度非攝生之道請絕意商事優游
以卒歲新右曰大善但今秋將有大贏利所見決不
錯誤了此一着而後歛局就間乃抵江戶從事果攫
數百金笑曰吾自少至老矻々服賈未嘗放意遣興

官陰曰蒙
舉狀盡

又曰好喻
亦奇

吾將極畢世愉快垂橐而還矣乃報書招親姻故舊
拉以賞花弄月觀演戲遊北里所徃絲肉涌起銅臭
醉人一日過永代橋時晚間五色不辨有人焉如將
躍而投水者電行擊之少女也將脫投緊抱不鬆曰
何故泣曰理不得不死願遣放諭之曰諺不云乎膝
猶足相謀予豈不勝於膝乎盍白其實乃謝曰妾幼
喪父家道稍落母寄食親家妾驚身五年為某家之
婢未牌奉主翁之命齎金三十盾致諸某氏途而失
之索搜不得贖乎無資告實乎家貧必曰粗膳虛捏

又曰商賈
口吻與奇
貨可居同
一般

作此匪事身死則白所以決死也但明年期滿阿母
待之日如年妾而死阿母之駭悲為如何哉涕泗兩
下新右多方諭之曰三十金買生廉矣吾將買之與
以金且教曰速還託事謝遲緩女感泣固辭強與之
問姓名里居笑曰余田舍翁不告而去後數年携親
家年少三輩觀應神祀事于深川及至永代橋觀者
填溢肩摩踵躡步進步退滿街如狂時有女來牽袖
而語新右曰無乃誤認似者奮肘不顧女緊抱不放
新右大怒喝且曰何不敬亡狀年少輩其云我何時

又曰喧填
之狀一句
叙盡妙々

方喧聒言語不達唯視吻動色變耳女極力牽引遂
與年少相失入于橋側茶肆女謝曰君豈非我恩人
歟記某年月日此橋上救女事否新右傾頭顰眉曰
于今五年因叙往事曰妾還以實復主翁奉金還之
主翁咨嗟久之曰塗人尚然吾何忍受其金雖然未
由返旃吾將權藏以有俟也及期滿把其金賜妾曰
用以為母子生活之資永存其鴻惠焉推辭不允乃
拜受而歸具告阿母相對而泣當時自誓曰忽畧此
恩非人昏黑間凝眸諦視粗認風貌年齒刻之心肝

常祈神佛曰得一覲其人口謝此恩雖不知何許人
而安知有親故在此間無有重經過橋上乎哉因與
阿母謀以所貺金買茶肆于此賣茶以活且日夕注
目求之今而果得覲之何喜尚焉且泣且語言未畢
橋身斷裂相推而溺須臾浮屍掩川可蹈焉濟所帶
三人亦在溺中新右獨得免焉世之為花費者拋千
金而不能折券于十鍾滔々皆是今新右卒然捐三
十金于塗人以極其死吞德不口豈非惻怛之仁哉
亦賴焉以免昏墊天之應報果昭々矣彼主翁者感

興厚誼推金與之及女之夙夜感刻用意懇到久而不衰皆可嘉尚矣文化之距今僅五十年而當時人心之淳乃如此嗚呼可感也夫

宕陰評葉水心云文章非關世道人心雖巧無益萬季野戒方靈皋曰勿讀無用之書勿作無用之文叔果近日所做紀事皆關係世道人心者其體裁做小說者其意蓋專在醒頑立懦故不厭繁碎也

土谷又藏傳

土谷又藏始名虎松父曰久右衛門世仕莊內候久右衛門無子養堀才藏配女為嗣妻歿小妻生二子長萬次郎次即虎松也虎松尪弱善疾不能演武技乃學鑿久米益菴萬使酒無賴及父歿益放肆才藏幽之一室恚甚虎松每往慰之一日來訪時傍無人泣謂之曰彼夫妻性慘礪素厭惡吾儕執吾小過藉口遂置之死地亦將及汝盍救出吾與俱赴江戶將有以立身於是虎松盡賣衣物為路費一夜乘風雨鑽板僭逃萬喫酒買驛妓及至宇津宮橐已空矣因

言古事錄一
曰噫吾過矣悔之何及吾將還國貨貨汝姑往江戶
某家待吾莊內近郊音無村有莊吉者父義故也因
往誦詐借金莊峻拒萬怒聲色甚厲乃竊告之才藏
々々亦無子養黑谷又藏為嗣於是命迎之副以族
三藏萬見之愕爾將逸二人温言慰藉曰幽之待悔
悟爾何曾有惡意子不察而亡今聞歸來甚喜令吾
儕迎請與偕還萬謝曰吾之亡狀何顏見姊幸少與
路資將速去若不得立身決不踐故土二人誘諭不
置乃待黃昏而往林盡及川日已沒矣萬將投二人

於水逸又翻身拿之萬滑倒又刺之三擊而殺之是
為文化紀元五月十六日虎松在江戶怪萬不來明
年春竊訪乳母于井岡村詳聞又殺萬之狀憤泣展
墓誓曰吾必復兄讐矣時窮甚行乞食再抵江戶改
名又藏賣身為御徒士頭小笠原重右衛門奴小笠
原氏善刀法請學又藏形軀眇少風貌凡陋小笠原
氏薄之不允數請試教之果鈍劣如寓人然衆語以
為笑資而又藏結心淬精殆忘寢食小笠原氏屢諭
廢之又藏涕泣固請有間盡日演習夜則懸束藁而

宕陰曰所
謂精神一
到何事不
成即是矣

擊之小笠原氏恒笑曰從學數百人其拙無雙勉亦
無比但慙其無成也已多方誨之終不寸進居四年
若有少會焉者已而忽然大進猶掘井岩洞泉沸也
五年後開闔操縱先擊命處十不失一大掘等輩若
有神助矣小笠原氏奇愛舉為士代已督業一日拜
謝曰鄉書報母疾請幸賜暇愴然含淚而去既而再
來曰不幸母沒願畢前業復學二年勤苦倍往日藝
益進盡受刀訣於是改容告實曰昔者還狙仇戒備
甚嚴且刀法超絕恐難敵以故再來學耳今則可雖

然成敗必死獨奈洪恩深仁無報消埃何淚漣如而
下小笠原氏感嗟曰果然乎凡學斯技者非膂力絕
人則膽氣超群初我謂汝何所恃而然心甚異之乃
知精誠之所積鬼神冥贊技以進吾知必能復讐矣
因取刀一口與之且懇々警戒告之復讐之制同門
黑田某尤與又藏善贖金三盾謝曰拜恩之辱然是
赴冥路耳何以貨為又令弟某助之曰借手復讐辱
也敢辭遂感咽上程明日黑田氏使某跟而施從又
藏投乳母家告以復讐遣之某家以探動靜時才藏

于役江戶且留守明日以祖父忌辰將展墓々在鍛冶街總穩寺萬亦竈焉又藏大喜曰豈非父兄之靈誘以復讐乎拂曉上墓行香出門待之少頃又藏至奮躍呼曰我為虎松汝嘗斬害吾兄於松林水次今將報之且從容曰吾之於萬次郎無恩無恨但願吾將刺三救而擊之仇則三藏也雖然以吾為仇何敢逃而有父兄在訣別受刃請待明日又藏遮路曰艱苦八年得有今日何敢逸汝扣刀進刃乃結束拔刃鷲立刃軀幹長大俯視又藏有鵬擊燕雀虎制犬羊

又曰好形容

又曰此不達一間惜矣死中有活術之精可畏

之勢又藏奮鬪數合刃々火迸超進一擊深斫刃左肩刃亦大喝揮刀而進跳而避頭傷自茲以往各被創數十渾身朱段淋漓血滴猶大小赤鬼相擊猩猩醉舞事達城步卒一隊提仗馳至又藏曰復兄讐也請環馬而護且舞踏照頂擊之深中耳邊血迸被面拂拭進擊右腕殆斷且仆躍進將刺之且急左手執刀薙拂之深入膝又藏亦廢各決皆瞳視氣息欲絕又藏曰氣力盡矣欲入北城耦刺何如曰可時藩士竹內修理至因告之事且出書一通于懷屬以呈有

讀文書餘

息軒曰假
以諷世之
自棄自盡
者立言如
此然後足
以稱有用
矣

司旁人扶之杖血刃踉蹌至墓相刺而絕鬪疵又藏
二十四丑三十二是為文化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黑
田某聞之途馳至既絕問狀修理歸報嗟乎又藏形
軀藪諸劣半於常人智氣亦與之然斷非刃之敵矣
而艱苦八年能堪人所難堪雖不能斷頭以祭兄墓
拉馬以謝兄于九京何其壯也無它悲憤立志氣由
以振乃知精誠所到事無不成亦足以激發自棄不
振者矣意二人伎相頡頏使之復學一年則必能制
其死命可惜予嚮聞此事心甚偉之今質諸松山藩

屋代最要較得詳審因作傳表之

梶原平藏兵衛小傳

梶原平藏兵衛不知何許人也以鑿為業居江戸本
所相生町無妻孥獨畜一老僕貧素晏如家無長物
牀置戎衣帽掛薙刀而已性介慤好武不與人交唯
與劉挂山善數來往商議鑿事嘗謂太平日久人々
偷惰之奮迅發揚之氣不幸或有海警將何以從事
邦制雖置鑿方外醫亦神州之人不圖報効可哉
凡事素定則不踣宜及今講之乃命僕曰汝竭蹶來

保岡嶺南
曰何等壯
士諭而廢
可惜他必
是俗士矣

跪疾聲大呼曰謹報敵已逼矣僕拍手而笑倒翁大
怒叱僕嚙吻忍笑如其言乃倉皇探鎧提薙刀踴躍
登樓顧眄叱咤輪揮薙刀作擊刺狀曰快甚如是月
餘稍熟咄嗟而辨翁欣如笑謂僕曰此伎為戎事要
務敏捷如此我決不後于人也一夕霖雨新霽躍出
露床滑倒誤墜隣邸之園打傷腰肋不能起主人驚
以為賊秉燭手短槍來介士執露刃而偃仆大怪之
熟視翁也乃扶起命家僕負而送之家後往謝謂曰
其志甚善但奈驚人視聽諭而廢之夫子曰古者民

又曰誠然
亦可以證
時世浩嘆

藤森弘菴
曰作者警
世之意深
矣恬熙者
可以耻死

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蓋世之衰非特德之不
古、人至所謂疾者亦復爾々憂世者之所為深嘆也
夫方四海無虞之日匹夫卒然探甲揮刃曰未雨綢
繆不可缺其誰不指笑之要亦氣習之偏而今無此
疾焉世之為鑿者媿嬰脂韋態度如婦女巧乎機智
粗乎伎術不知報國之為何事者衆矣噫方今為如
何時而苟安恬熙置之度外者非特鑿也

由善傳

由善名善兵衛家號大黑自稱由善居江戶十軒店

安井息軒
曰薄濁世
界有此奇
人

世以賣絹帛為業產頗殷富性恬靜不欲不經意家
事以故勿論失期違約恒誤黑黃蒼赤之色錯修短
寬窄之製及受其愠怒輒笑曰僕性迂濶命以此煩
猥瑣屑之役豈非失其任歟請自反怒之其人笑而
止不甚謹之往々致折價家人尤之由善輦願曰逐
々事利性之所短厭苦莫甚焉折價固其宜也其遺
落生產概如此親家橋本某弱而喪父縱肆不檢惑
溺娼妓家道大落母憂懼屢招親姻誠規或提義折
之或溫言喻之由善嘿坐喫烟未始置一語俯仰欠

又曰宛寫
如見

又曰只數
語點奴既
陷其術中
筆力矯然

伸每先衆而辭去後一日某來謝曰僕之頑冥久累
親家今覺昨非懺悔何益雖然僕將慎將來以補前
過可歎由善曰甚善某又改容曰向妓簡僕要求春
服僕過諾追悔不及食言不果亦男兒之辱矣僕畢
世所願唯有此一事而已矣而今而後誓不蹈花柳
之場絲竹之地也由善曰信然又何不可某又曰所
約衣帶云々染繡云々其價約畧五十金矣伏願爺
之擔當作之成之日將償其直未知肯否由善曰是
吾所業辨之何有但歲已臘矣恐難速成晦夜以為

又曰先奪其膽又曰然後以正義折之

期何如某欣舞拜謝去施々往誇妓曰吾為汝命春服矣已而歲云暮柝報五不輸報四垂九某怪數差人促之於是由善分衣為二帔使奴負之至某狂喜發帔棉衣二十皆皂色橋本氏之章某愕然曰除夜紛擾得無誤齎他物歟由善正色曰咄汝父死而無一作善菜色破產貽憂母氏何也因出名簿于懷示之曰是皆係故舊家奴貧困不支凍粟守歲者吾為製春服速差人分給且衣一妓何若衣二十人某茫然自失無可奈何遂如其言明日陸續來拜年謝恩

又曰祥氣瑞光出於意料之外雖黠奴惑亂安得不悛奇趣甚又曰益出益奇

家章鷓列鷺次權聲溢屋而妓則鳴怨絕之某悔悟遂改志脩勅家產稍稍復故後由善以事適京師一夕近街失火延及家報至笑曰塵緣灰滅吾可以休焉忽然而去四方物色不得影響居十餘年圓頂緇素過故人千春々々驚曰何故曰簿書計算為吾桎梏向罹劫火家之不幸即是我幸因投杉山禪刹剝草始得遂初本志會趨江湖于仙臺途經江戶屬婣了範奴認予曰主翁常口君不舍請姑來予謝曰吾已出家何有親姻今將適仙臺汝勿妨吾事拂袂而

又曰一幅
由善寫真
宥陰曰一
語妙蓋自
章子而已
矣脫化矣

去事畢將歸京師奴要予于千住驛曰昔者還復狀
主翁々々勃怒曰何不誘來彼歸之日必要之途若
不得吾將逐汝因算其歸期待之于此數日矣請幸
一臨強聒不得已抵了範氏且香火墳塋訪屬嬾事
已結果將歸故山偶想故人以故來過耳晤語半刻
顧視日影曰吾往矣遂謝而西今不知存否也嗚乎
名教中豈無樂地而厭苦投方外是則由善而已矣
顧事雖盤錯難處而因勢施伎猶庖丁解牛綽然有
餘地由善之處蕩子轉敗為功回昏為明事奇而意

宥陰曰俯
仰感慨作
者有深意

巧可移必施大事因叙所聞傳之
息軒評由善奇人與予往年所傳鐵坊主一對人
物但奇文寫奇人遂高於鍊坊主一等文之不可
已也如此敬服
宥陰評生於利中而脫利有才智而不用之蓋西
行法師之後一人耳今將椽大之筆摸寫逼真如
見其人接其聲音笑貌慶快々々菊月旬二之夜
批於九里香園之南窓
春夫八藏傳

春夫八藏信濃某村農民也州地磽确營生甚艱且地勢崇峻山深谷窈冬節至則積雪埋國一望皎然冱寒砭骨以故每歲秋冬之交壯者相誘來江戶自鬻為奴以需春風解冰之候驚列而來雁連而去都人目曰掠鳥以群聚而至也及飲都之飲食都之食顧戀不還遂入都籍者徃々而有初八藏與鄉人十餘輩俱來亦留焉者四人八藏其一也俱賃連房于淺草福富街而居補履齒者將大車者為巧人傭者各自異業八藏則役人舂米致々死々各服其勤而

或喫酒或賭博或遊蕩花柳其所嗜亦各不同隨獲隨費不宿半文錢八藏獨損衣食忍嗜欲一意貯蓄積錢換銀化銀為金日積月化貲頗富矣暇則出于橐青眼欣如摩挲以樂儕輩笑其所為一日謂之曰夫人勞筋骸能耐難耐忍難忍者豈有它哉獲財欲以遂嗜好養生延壽之道乃爾不然積金撐星斗亦何所用日之所獲夜則散盡而日出力作攫錢而還身有錢樂以送歲此太平雨露之恩吾儕之所以離鄉宅都耳今汝貯蓄不用不知何意盍歸故鄉八

宿陰曰賤者之口吻

又曰自是達人之言出于春夫奇之又奇者

藏微笑不答然竟不改其所為焉儕輩竊指斥曰詎所謂鑿痴無藥八之謂也既而八藏寢疾符箓踰月無起色一日三人謂曰向同鄉相長今同爨共食情同兄弟今疾日漸吾儕甚危之若不幸不起其所貯金如何處措請及今言之八藏笑曰人各有嗜好以此勞苦心身及用焉以遂其所欲則洒然以樂愉然自適其迹雖不同乎其為樂則一矣要各適其適樂其樂而已矣予也積而不用玩弄以自娛是吾之無上樂耳其所以然則雖吾不能知也今如橐中

又曰高哉言足以鑿世之殉財者又曰亦復賤者口吻又曰此亦所謂鑿痴無藥者

物吾平生所樂之殼又何顧戀謝鑿埋骸之餘一委之汝曹處分以飲以賭以買妓請用焉以樂其樂於是儕輩瞿然驚曰達如斯八則非凡人也聖人耳無樂而歿一如其言云野史氏曰世之以身發財者忍情缺義牟昧不已活爪可脫而一錢不失枯焉以殉可不謂大哀乎至其甚者屬纊間尚且據財不舍顧惜懸戀死而不瞑痴亦甚矣嗟乎達哉八也其方寸池上點塵不着清風洒々如也殼也一語尤高尤奇守錢虜之桎梏可以解為缺公鷄之膏肓可以鑿焉

記仙石氏事

笛浦曰地獄之辱莫辱焉地獄之苦莫苦焉為反哺之民窮鋒入髓墮落於此僅以取活又有可憫者焉甘忍墮落是誠人間無上苦境奚翅鍼山熱池之慘所以稱地獄也浪華徽高之子嘗以父命貿易京師索二百金于此其一薪一水皆血淚之所化可痛其瘡與勇又足以激發貪懦可謂

謂郎君視金如土塊寶巨萬子哉雖然吾輩以金為

投宿某街地獄家臨去遺索途覺自謂彼賣淫涉世何有人理回求痴矣歸謀之監奴以補之監奴竊嘆

漢土所謂私窠子者可謂廉耻掃地矣雖然如無告

三都之地不隸妓院雜居市井賣淫者俗稱曰地獄

有功於世道之文矣

命今不試一探付二百金於不問近乎暴殄且或別有所費託之于此亦未可知也後以事往京師過其家而宿從容語女曰吾是浪華客某月日吾友曾來宿為艷說汝光麗吾心動所以來也不知汝記其人否因詳說其風貌年齒女驚曰信然妾能記之有所遺物君聞知否監奴曰實為我郎君乃告之實且語其索章女曰果信不審里巷姓字末由致之白母氏深藏以待其來出而呈之監奴驚喜謝曰覆水還盆一出于阿孃厚誑乃把金三盾與之女命曰出于君

歸于君何有於妾敢辭強之竟弗受臨歸投之戶隙
走出抵家具語諸主翁々々咨嗟曰是真泥中蓮矣
而薄祚至此可閔我欲取以爲兒小妻使母子永脫
離苦境汝試候兒意乃告以其言欣然從之於是往
謀之母子曰穢褻爲生何足辱收錄敢辭強而後聽
拉馬而還爲營別房于某街土木園庭頗極瑰麗一
夕賊匪五人排戶直入縛奴婢擬刃母胸腹以責呈
金女伺間竊去提籜刀來立斬殺二人三匪惶怖而
逸詰朝報之主翁具狀白市尹々々召之逐項檢問及

其父與籍貫女滿面潮紅曰妍毛僅乾母抱而去鄉
蓬轉萍移以至此以故毫不省記幸置而勿問吏曰
是緊要事於法刪抹不得况汝有母豈有不知之理
女乃慘然垂頭曰妾父爲故出石老仙石某父就命
之日闔家見放時妾在母懷流離困踣備嘗艱楚母
老善疾妾長而無能及哺無術汚身至此以貽辱祖
先淚與言下聞者爲惻然研審查報事既畢矣吏竊
論主翁曰清廡可嘉其勇軼男子洵足以掩父惡矣
汝竟善視之主翁始知巨室之子改具禮以爲子婦

又曰蓬中
之麻泥中
之蓮
又曰是蕪
氏所謂稱
人之賢必
本其父兄
師友者亦
可謂厚矣

事在安政四年予聞之浪華之人夫氣由居而移體
由養而變今女所養所居穢褻如此而不移不變清
廉剛勇雖出于天性矣自非母氏之雅訓以達之豈
能然哉于嗟乎方今風浮俗淖以大丈夫自負者尚
且見利忘義臨危苟免聞此女之風得無少耻哉

小島蕉園小傳

蕉園名夷字公倫小島氏號蕉園江戸人好讀書屬
文受性清介才長治民仕為親藩田安侯稅官徙甲
州俗頑悍難治蕉園入府首廉民利病厲精講治

宥陰曰可
以證循吏

未出數年德化惠政洋溢部內人稱神明父老稱曰
從前之吏大抵不治而擾之不擾而治之者獨有此
君而已後有不得其職自劾而還江戸從磯野弘道
學鑿究其精蘊後僑居本鄉竹街陋屋狹窄僅蔽風
日嘗慕德本之風有乞治者肘青囊而往取藥資而
去妻已死獨與母居愉婉色養盡菽水之歡焉甲民
相謂曰吾儕之有今日君之惠居多聞喪內且窶不
可不報也彼唱此和立獲百金知面者三人代衆齎
來母出應門三人伏地謝恩問候情溢于辭取金呈

之母吁嗟謝曰厚意謝曷罄但我兒猶介不欲當人
惠雖然適不在吾將藏焉俟其還請明日復來皆拜
謝去及蕉園還母具告之蕉園嘆嗟曰方今情義澆
薄如紙雖士大夫知德者或希况農夫乎况頑悍難
化如甲民乎而今如此亦足以少慰母心耶然而民
之物不可一在受况百金之重乎尊旨何如母曰吾
固知其然雖然直卻之傷其厚意且專斷處事亦非
吾之道以故權收耳蕉園大喜請曰欲飲食之勞以
人事何如母曰善明日自往買團扇與酒飯母料理

又曰母氏
之賢所以
有伊子

以待既而來膝行厥角拜恩謝德蕉園與之坐縷々
慰謝共話往事飲之食之且貽以團扇情意融融如
也民感極淚下既而取金卻之曰汝曹不忘故冒暑
來訪况醵金周吾窮厚誼為何如哉雖然嚮所施行
皆出於公命非私惠在民無私報之義於我無私受
之理賣藥為生母亦安貧請勿為念歸之日善為我
謝衆皆愕爾及復致之不可垂淚言之亦投淚而拒
之相爭多時終不受民咨嗟懷金拜辭低頭顧望久
而後去及還聚衆具語其狀皆感激相泣因以其金

又曰清分
可尚

又曰其情
其狀如見

建生祠祀之云田安公之封邑在參河者地苦水旱其俗偷惰姦巧頗病難治公以蕉園長鑿民遣使聘之固辭使者相望遂赴任治迹粗顯既而患痛而卒年六十一不再娶無子蕉園志行捐潔而不欲較厲為表襮甚惡泛交金蘭相契者唯華亭岡本君一人嘗約以其第三子某為嗣歿後沮事不果遂絕其祀而甲民之香火至今不衰云夫上有王侯下設百官莫非保此民者矣幕朝之制除國侯邑主外舉保民之重而寄之縣令秩雖卑而其任則大矣方今受其

任者往往不知宣化勸農之為何事况如其屬吏貪恠無識欺誣權譎以朘削民膏血不為官買怨者殆希如蕉園者天下有幾人因叙其事以供史料云
松岡毅堂評醒翁長於詩又長於治民其與蕉園交者蓋循吏之心兩相印耶可以知蕉園之為人矣

村松藤吉郎復讐始末

嘉永五年壬子春二月十七日我藩治下八楠村藤吉郎復父讐新平于上總松谷村海願藤吉郎父曰

熊澤伯起
曰予亦嘗
記之今讀

高文々氣
雄勁使人
膽魄俱壯
敬服々々
我將取吾
稿覆酒甕
矣

源太夫松村氏其先藤右衛門仕駿侯今川氏嘗從
小原鎮實禦武田氏兵于花澤城之陷遂竄本村為
農民村多村松氏皆其苗裔云源太夫有四男仲曰
彌平季曰藤吉郎家久貧窶天保丙申年饑窮益甚
拉仲季二子來江戶鬻身為奴彌平入膳所候邸源
太夫與藤吉郎俱居津山候邸駿河房々有長曰新
平明年二月源太夫代為長既而嬰疾四月十七日
暴死新平毒之也嚮新平之為長也刻日糧減額支
貧慄自植源太夫受性端直數箴之新平恚焉及其

代已忿恨益甚時其有疾使人言藤吉郎曰阿爺疾
非淺矣盍招兄共謀因往告之歸則源太夫已歿明
年藤吉郎去邸復鬻身商家嘗辛苦五年以救伯
氏之急性朴實執事不急所在稱意數請主翁以喪
父墓先是彌平還鄉藤吉郎賃屋深川鬻水為業娶
婦舉男資養不支再為奴于水手小林氏一日以事
過兩國橋有人呼於後顧則江尻人吉五郎往年俱
在駿河房者乃投酒肆街杯叙舊吉告以新平毒父
狀藤吉郎愕然悲憤問其鄉貫曰渾名九十九里是

弘菴曰宿
森寫真

必南總九十九里產矣時年四十六七其音吐壯暢
軀幹鴻大風貌魁梧額有寸許刀痕善刀法飲泣謝
別自悔自咎曰甚哉吾之呆也為欺瞞離膝下遂擬
奴毒螫則與自殺之何異時予年十六入都纔五月
俄遇此艱悲哀失措不復置一疑以至今日苟微告
之告我何以知為毒死非在天之靈誘焉以告之乎
憤慨不寐明日乞暇直踵駿河房質之旁本烏集同
爨散飛無復影迹懊喪而歸又自奮自慰曰心上未
嘗置吉而偶然遇吉無意問父死而卒然吉告之豈

非神助耶苟至誠求之或遲或速必有復讎之日矣
乃仰天自誓曰有讐不報非人吾必復之小林氏名
安榮通稱權右衛門管船官司三名其一曰藤澤氏
水手鬻焉安榮為之班首天資端毅見義敢為嘗受
刀法于千葉周作其法號北辰一刀流安榮極其闢
奧先是安榮數勸演刀法輒謝曰藤奴耳武技何為
至是出妻屏子改容請曰武技本男兒之事奴亦男
也此道不可不學奴固陋嚮忤尊旨願置之寬典自
今以往以執作暇得學幸甚安榮喜而允之因結心

鼓氣演習四年業大進乃授刀訣十餘條代教子弟
一日再拜拭淚告以前事請願賜暇歷涉總房蹤迹
從事安榮感激拍掌曰嗟有是哉昔吾教汝々堅拒
之後無故請學吾竊恠焉果然研精之摯兼人驟進
也因把刀一口與之曰是立花隼人國秀所鍛數試
之快利矣以斯斷讐之頭又曰吾妹夫曰三浦彌左
衛門住安房松田村投焉以為主且總房間多刀師
大半係我流派託試術物色必將有為汝耳目者矣
折東三浦氏以託之辛亥十一月五日負演具肩竹

又曰骨相
爭穉自然
一箇惡漢

刀抵三浦氏具告之故三浦氏以東屬之南總神宮
村上村壽三郎亦千葉氏之徒居三月竊搜索之未
得影響壬子二月辭而踵松谷村主兼助者亦同派
武人翌日較伎一番散步海畔村有森松者構舍海
濱畜漁丁數十人藤吉郎注目物色有一人馬六十
左右面目黧赭長軀偉貌鬚髯如蝟毛出稠人中徐
步來進曰願謁江戶教師謂曰難哉為教師也輸敗
名羸結怨尤用心飲食僕往時以怨毒殺駿人今多
歷年所世多此類不容不慎音吐宏壯舌尖銳利藤

又曰宛寫
曲描狀在
目睫筆力
可賞

吉郎愕爾熟視額上刀痕隱々皺紋間風貌舉止一
與吉所口符於是勃然鶚立按劍目攝曰奴不識乎
我即源太夫子藤吉郎也以較伎為名蹤迹奴所在
我未問奴々卒然自貢實豈非天歟新平喪魄咋舌
曰嘻豎子源太夫所拉之兒歟藤吉郎厲聲曰聞奴
亦善刀法者盍取兵來新平雖老光棍亦頗嘆喏躍
而去直執短棹輪揮而進瀏々風起藤吉郎左右跳
梁拂而避新平奮迅凝眸照顏上擊之翻身大喝橫
擊之棹斷跳進洞其心胸新平攪空而僵又閃元飛

探懷出考法謚置元其前再拜揮淚報復讐之狀時
漁丁數十人各提槌來罵曰何故殺我夥黨哄然圍
之藤吉郎欲鏖戰而逸去占步提劍而立鮮血淋漓
滴兼助聞之投袂至疾聲大呼曰教師是復父讐者
奴輩亡狀叱卻之飛捷步召上村氏達此三里竭蹶
來遷護藤吉郎而歸地係公邑以狀題報其費不貲
且新平無籍宿姦藤吉郎志止在復讐無求名聲以
故與土人謀宣言以陵傲亡狀斬之埋屍海濱事畢
藤吉郎典刀買酒肴以謝土人報狀于三浦氏還江

戶具聞之安榮々々欣抃淚下明日拜墳安榮謂曰
復讐官所禁避之于鄉周年然後復來乃倉皇南歸
告狀邑正々々聞之有司以無徵也不報人或疑之
曰志願遂矣信不信於我何有顧刀則恩師所賜不
可不贖也借金懷之竊抵小林氏先是安榮遣人周
質之士人事皆與藤吉郎所口合矣贖刀命工磨去
血痕以待的信適至出而與之別製服衣之為武士
裝歸之且作東具狀致之邑正於是事得明替籍々
哄傳遠邇歲九月我公就封有司以聞十月七日

召見激賞賜秩入藩籍嗟乎藤吉郎窮陬一窶兒耳
非讀書學道者而孝于親弟于兄如是豈非得之天
資者乎及聞父死非命出妻屏子備嘗艱阻終復其
讐身以立名以揚武弁之家再復其故偉哉自今以
往移以事君長其忠順吾又奚疑方其迹讐也不招
而讐至不問而自首殆類有物焉使之者豈非天之
孚精誠耶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信哉顧世之子
弟父戕兄害者或忍辱欺心共戴此天履此土祭衣
鑿食以終其身果何心哉使此輩耳此事豈不少耻

乎予已觀小林氏所與里正書及里正所上口供後
又親訪小林氏得審其行事因叙其始末以傳之它
日得見藤吉郎將以此質之比校補其闕漏也

阿經傳

阿經松澤氏鹽谷艷治之妻也艷治業鑿居下谷長
者町阿經嫁未出月艷治發癲狂忽而笑喙忽而叫
哭勿論罵詈畏怕溺壁屎床走屋上入牀下或夜間
裸體走十數里凡污穢危殆厭苦之事無一不為也
而遇阿經尤暴或白刃逼之捉火投之摔髮折齒軀

宕陰曰狀
狂態筆逼
真讀之猶
且覺危怕

又曰酸鼻

不絕毀傷如有宿怨深仇者然親為危懼欲絕婚阿
經每嗚咽謝曰是豈非宿業所致歟朝而去夕而餓
妾不忍雖不幸至撲殺而妾之情義則全矣事之婉
順毫無厭苦之態祈神禱佛救療百方無不盡心也
盡白矣債一敗屋于角田村而徙控針治緝塵得以
糊口居數年陰陽瘳和心神稍復故後舉一子焉於
是再還下谷無幾艷治效旗下德山五兵衛義慨之
士也嘗與艷治友善為與百金以立生業乃買囊官

坊主某氏子名梅長而痴呆人因稱梅坊主好人彼使朝出暮歸致簡汲水負重視病凡人所託受而不拒與錢則辭隻言慰謝欣然而去於是又養人為嗣野史氏曰夫者婦之天也而義因情而生今阿經之嫁未及回鸞所天發疾而艱楚萬狀聞之猶且危彼坦然安命天其天以終其義非貞得之天資深知從一之道者何能然哉夫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其所為天一也世之為人臣者能以阿經之心為心則何艱不忍何事不濟若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忽然如

不干頽者果何心哉于嗟乎阿經之事益有可感焉者也夫

官陰評阿經之於夫雖古貞婦何以尚焉而無得而稱者可惜今叔果為立傳縷述詳記不厭繁碎亦可謂能樂言人之善者矣

磯丸傳

磯丸參州伊羅古壽漁夫也名半之丞糟谷氏村斗出海中地皆白砂不可農作闔村以漁為命半家甚貧夙喪父善事母孝稱鄉曲母嘗疾療之無效乃禱

伊羅古明神每且浴水裸跣往拜祀寒酷暑若風若雨未嘗一日廢也會有旅客仰社誦扁版國歌半問曰所誦何事曰和歌曰是上古神明所傳歟將人之所作歟客笑曰亦人之所作耳曰可學而能歟曰可因略授其法且曰歌以至誠為本以此存心感觸發言可以動天地可以感人神矣半大悅謝而還自茲喜悲笑驚凡耳目所觸心意所動一皆發之詠歌半本不知下字以故意有餘而言不達人傳以為笑資而半恒曰卒然受法祠前吾歌必出於明神冥贊矣

小峯曰真誠天籟何論巧拙

不然吾儕鄙人惡能與于斯自信不疑其天資朴直大率類此村係于淡路守戶田侯封邑縣令某善國歌嘉其志時往講授古歌且刪正其所詠為書國字與而學之居數年詞稍修焉期滿而令還吉田驛藥舖姬學歌于大納言芝山持豐公名噪京近繼令誦誨業大進至其合作天趣高絕古人不易及者有焉一日姬謂曰吾將拜伊勢大廟謁納言公于京師汝能從否半謝曰幸甚雖然一日不漁舉家餓敢辭姬又喻曰苟執負擔之勞也吾將資給家人使之無飢

尾臺格堂
曰品騰切
營磯丸
部小傳

又曰村落
朴實之風
可愛

困焉耳半大喜還復之母。悅而允之乃從入京師。謁納言語次及半之事公召見試命詠寄道戀公吟誦數回稱曰是洵純乎天籟自然入格非思無邪何以能之不圖視古人于今世咨嗟久之因賜號磯丸為掄揚之名噴々衣冠及還遐邇傳稱以為奇榮天使東下及公卿之過東海者徃々迂路訪其廬名聲隆々起於是土人相議曰吾土僻陋衣冠親臨未嘗有而今始有土之為榮大矣而敗屋陋窶亦土人之辱也因戮力捐貲構屋與之且推為里正磯丸大

愕堅拒曰吾無能無識且為寒族何敢當眾強而不舍因辭邑正而受其居但名流之過每延之于此及去輒鎖鑰還家修繕漁具與兒孫從事未嘗以諷詠廢務也嘗謂父母之恩重大無物可比苟履此土食此毛領主之恩亦重矣因每旦泐頰望明神而拜之度禱領主及母氏壽康後至學歌為師禱之亦然終身未嘗廢惰也老而居母艱哀毀過制慟哭動人嘗有患瘡者焉藥餌無驗曰歌之德神矣吾將請之磯丸使人來請乃洗心淬精詠而與之果痊於是四方

喧傳益異之狐狸之魅人蝗虫之害物若晴若雨就而求禱祈者往々有驗嘗過天龍支流時霖雨新歇水勢奔突將拔岸而去土人蜩集捍之有識磯丸者指曰翁為磯丸其歌神妙禱禳必効盍試請之迎拜懇求磯丸曰水雖無心至誠何不動盥漱默禱詠而書紙挿之竹竿樹堤上而去至夜大風陡起迅雷挾驟雨至家々震怖曰堤將拔水將至居亦死走亦死々一耳星散而死不若聚首俱入魚腹團藥待死至曉風濟雨歇而水終不至人々驚喜開戶望堤々自

小峯曰至誠感神至我翁之誠也

宥陰曰聰明正直而一神德也今翁之德庶矣感天地人心者非偶然也小峯曰癸

若趨往觀之水勢轉移避堤而逝永免水害土人稱云至今不止磯丸嫁娶事畢遊江戶公卿爭而延之但馬守遠藤君伊賀守新見君尤寵異之常居宿二君之邸與木南文亮高千春為密友沒年八十左右矣夫言出於肺肝發於精誠毫無智巧之私者足以動天地感人神矣世之詠國歌者莫不口之徒聞其言未見其事今於磯丸見之是豈偶然哉其人有至性又能重師尊領主居心制行正直而一庶乎思無邪所以與三百作者同其妙也方今之能此伎者命

學教書餘止

三

譽至當
榕堂曰磯
翁千古知
已
又曰一轉
警世之語
宕陰曰可
以愧死俗
輩

意新措辭奇巧則巧矣而言皆出偽飾雖曰粧點太平鼓吹休運毫無補風規是猶可矣若夫假焉以賣桃李之妖色通花鳥之使音其為害也大矣嗟乎磯丸之事非特歌也有可感焉者也夫因綴所聞木高二子而傳之以待後之復編歌人傳者

紀阿市事

天保中鑿官須原通玄嘗斫板壁作窓工徹板見壁虎長尺許釘洞腿旋回屈伸甚苦乃知往年工併板釘之假令免要害何食不死或吞氣導引如龜然歟

嶺南曰隻
句序實雌
雄之情宛
然無復餘
蘊

舉家聚觀甚異之已而又有一來啄蜘蛛食之雌歟雄歟蓋其匹矣所以不死也已壁虎之為物狀猙獰可惡而生有定偶求餌養之以至今日何情意之摯厚也眾益竒之亟拔釘放之駢頭愀然去有婢慘然垂淚乞放遣叩其由曰妾向嫁人居年所夫發惡疾請絕婚弗聽棄而去今視二虫戚然中傷怛怛汗浹始知夫婦之道尤重焉願歸養以終吾道主人感嗟即乞之婢還請父母就媒謝罪白情夫嗚咽久之曰嗟然歟吾疾天之所刑今也淪骨沈髓吾猶醜之彼

若執婦道至今日吾亦將謝而遣之方棄去怨怒吾則陋矣今悔悟如此吾怨怒釋然請改而去之欣然而起書絕婚帖與之婢聞之泣曰果然不亦庶詭譎求帖乎非妾之情也固請竟允之歸養一年夫沒善事舅姑菽水承權予聞之加藤玄甫々々受業於須原氏當時在塾親耳目之婢名市失鄉貫可惜益方政教之衰也情義乖離及瀕危值窘室家不保倍棄而去者徃々而有耻僻虎多矣或一點天理之存也有時乎回光自悔而私心間之顧望依違不達而止

非唯居室之間也嗟乎亦阿市之罪人也哉

烈婦阿騰波傳

烈婦名騰波播州荒井村農夫甚兵衛女也弟名勇助妹名松方其幼母與人私而走竄長州赤馬關甚怒拉三子追之比至妻已歿甚素貧歸無資因為瀧部村八幡祠宮番々々賤族民不齒騰波已長養下關人幸吉配以為嗣使之僑居隣里川尻時有枯木龍之進者自云津和野浪人携穉女落魄能占筮精刀法挾以浪遊甚妻以松々性悍動輒反目相抗龍

數出遊或數月不還一日將復如浪華來託之幸松
愈恚曰明是將遐棄盡絕婚去龍解喻弗聽幸亦曰
汝何不事生業縱遊是耽吾赤貧不能庇汝妻子乃
請往決之岳父俱往具陳其故甚亦謂汝出遊無方
決非保室者矣家貧汝所知不能資給聲色頗屬龍
不得已作休書與之將去時已午夜止而宿焉昧爽
龍喚松曰燈滅點之吾將發松不起曰燧具在某所
自鑽之甚為點燈曰朝飢難堪食而往出戶取薪於
是龍愈熾騰灼不能自持直斫松刺幸及勇遇甚戶

宿陰曰冊
心浩氣三
句足動人
神
笛浦曰請
到此使人
膽魄俱壯

側又擊而殪之提穉女而逃隣人馳報烈婦至幸未
殊得粗知其狀是為文化三年庚辰十月十四日烈
婦自誓曰仇不報非人矣日夕禱神佛以求冥贊幸
創巨瀕死者數鑿療五年差瘡烈婦拔淚謂幸曰賊
殺我父及弟與妹併及君怨入髓思之心熱肝裂忍
至今以君之看護無人爾幸瘡妾將從事仇登天入
地則已苟在天之下地之上吾必窮搜斬殺以慰幽
魂矣願君自愛妾將往也幸喜曰吾得有今日汝之
力也吾欲與俱而氣力未復祇以足累汝亟往吾亦

將繼而發遂懷亡首單身上程烈婦時年二十八矣
至津和野密訪曰未始聞其人焉遂歷涉山陽北陸
諸州抵江戶勿論京坂凡城市都會無不探搜其間
睡樹下宿草間窘遇困值為炊婦為乞丐危苦艱險
無所不至而志益固氣逾旺每過一祠經一寺必濟
精而虔禱處江戶三年毫不得影響於是將赴九州
及過藝州少得線索入屠者村託事徵訪有人曰是
吾里中產今改名佐竹織部嚮嫁女豐前彦山常寓
其家時來省母烈婦竊悅之夜間數往耳壁覘之不

在因還川尻里人曰幸尋仇出村途而病歿事在于
五年前烈婦悲慨不堪曰又益一仇矣然復之不出
旬日矣幸之姪二人長才吉次某在赤馬關過而拉
之將赴彦山疏狀訴之萩府有司喻曰復讐官所
禁且賊桀驁非一婦人所能敵也乃差吏捕之去彦
山三里而宿賊愀然俛首謝曰一朝斬害四人豈無
由雖然吾罪甚大就刑固其所也但悲今生雖已矣
獨奈來世願得誦法華經以少減冥府苦患幸垂憐
吏憐而允之乃琅々誦讀音節悲亮聽者愍然反覆

又曰作惡
非常死亦
非常

數回吏稍低，睡間焉脫縛提厨刀走追之，殆及投佛
寺，割腹攫取六臟投之而死，乃鹽屍以至命送滄部。
烈婦憤泣曰：賊一刀殺四人，茹辛嘗苦十二年，欲生
得賊甘心鹽屍，何為？雖然，我將致吾志，蹴而踏之，拔
刀刺胸曰：以報父。又刺曰：以報夫。又刺曰：以報弟。與
妹四刺而起，欣然而笑，惻如而悲，哭聲動人。吏磔以
正法。天保二年辛卯某月某日也。藩賜俸及銀賞之，
以為平民云。荻藩松浦生負氣節，精繪事，凡聞忠孝
義烈之人，親往而訪其事，寫真以藏。今茲三月與久

又曰法度
謹嚴筆力
矯健孝貞
之懿美足
照灼將來
予為烈婦
慶之

坂玄瑞半井春軒俱入家塾，嘗出烈婦寫照示予，且
語其事甚詳，嗟乎烈婦，但仇十二年，苦楚萬狀，聞之
猶且覺骨疼而骸酸，何其勇也。雖然，以一婦人，敵劇
賊，不廢卯試石羽，當炭乎？不知何所持而然，一意惟
謂仇不雪，非人誓不與之生志。至而氣旺，此氣浩然，
蛇頷可投虎尾，可履諸貴之勇也。嗟乎世之怯夫，不
知耻可耻，棄義就利，俯仰，恐不顧指笑者，果何心
哉！烈婦之事有功世道，甚大矣。因叙所聞表而傳之。
僧月仙小傳

月仙伊勢古市人也幼而剃度性好畫居常師心漫
揮未始受訣於人也後就應璩請畫式持以乞正應
璩熟視曰嗟師之畫奇乎奇不緣法而自有法熟而
化亦足以為一開山作佛猶何傍人門墻師曰物皆
有法得於法而後出於法之外奇始成焉野衲未始
受訣運腕寫亦所謂野狐禪者耳敢請正應璩曰
不然師不瞻彼闕者乎虛故白生今師法實于內則
撫法於外而內外扞格形或肖而神何似師悅曰畫
禪一如我將以實物為師以暢吾指神於是焯厲覃

龜谷省軒

曰正論

又曰奇論

思熟而變而化奇氣橫發欲化而飛果得為一開
山作佛名噪海內遂以致巨富云一夕行脚僧大雅
來宿曰水雲為心樹石為棲豈非鼻祖之教乎假令
不能出寺入山而書畫繳利以致富何嗜銅臭之甚
也是豈特師一人之汚辱請改稱師曰誠然抑予之
於畫固可已而不已者盖有以也予孤貧戚族拉而
投予于茲寺師憫之卵而翼師而兼父母之恩焉臨
寂命以為寺主所以不能水雲為心樹石為棲也往
年凶荒茲上特甚餓殍相枕道殍相望因意書畫玩

又曰奇筆

年凶荒茲上特甚餓殍相枕道殍相望因意書畫玩

物也而愛之必非貧者自今以往忍辱揮灑蓄其潤
筆積以歲月庶幾足以少賙凍餓乎幸而請者陸續
及門託之人積而得五百金乃屬山田奉行以充數
村之凶荒焉則宜已矣然又謂逢山險隘來拜大
廟者病之先師恒以為憂乃為揮灑得三百餘金因
興功險以夷隘以豁行旅騰喜謳歌而過則將燒筆
硯矣先此先師將修繕堂宇不果而逝今也堂宇頗
傾柱楹益蠹罔又將繼其志焉予已老矣成否難必
雖然今從事于此軀猶頑健財亦稍聚要不出三年

又曰月仙
本奇僧今
以奇筆寫
之其寃白
而其畫益
奇畫之與
文可以不
朽

將償志矣此余之所以嗅銅臭而不厭也了此一事
將洗心修真歸定後之真諦爾時財即乾屎橛耳適
則揮不適則已何有於銅臭大感拜而去夫濟急夷
險豈非惻怛之仁乎修伽藍豈非繼志之孝乎忍辱
苦行以克達其志可謂能忍小以成大月仙之事洵
有足為偉者嗟乎可感哉予聞三事于橋本雪蕉
入禪林十四年聞之大雅世多毀月仙之貧鄙記
所聞以雪其寃大雅名淳老住于錄倉建長寺支院
正宗院

門人

清水純畸
渡 政輿

伊藤長有
宮崎長發

校

譚故
書餘
金陵文抄乾之卷終

010190530588

48-13455

